



石川鴻齋訓點

左傳輯釋

十三

□ 12
3197
13



門口 12
號 3197
卷 13

左傳輯釋卷十七

襄公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購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註杜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 故前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前年置一閏則此年春為十月十一月十一月亦得以無冰為災而書之杜注未是

夏衛石惡出奔晉

註杜齊喜之黨

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註杜告將

冬齊慶封來奔

註杜

崔杼之黨者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

註杜為宋之盟 十有二

月甲寅天王崩

註杜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註杜康王也十二月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註杜梓慎魯大夫今

戊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

註杜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

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

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左傳輯釋卷十七

杜時蓄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温

註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

蛇乘龍杜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

為蛇安正義龜蛇二蟲共為玄武故

龍宋鄭之星也杜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

註方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

宋角亢為鄭故以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杜玄枵三宿虛星在星中枵耗名

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

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杜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夏

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杜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

盟何為於晉杜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杜事大國當先

後薦賄以安衡案奉承其事不敢有所後是誠心事之也怠其事薦賄以冀免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加志禮也杜言當從大國請安衡案宋會子

從交相見趙孟曰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及盟齊秦不與焉是齊之事

晉未獲如他諸侯也志晉志也晉欲齊服從不敢貳今往朝之是如其志也杜解事

為政事失之重丘盟在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杜

守石氏之祀禮也杜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安衡案從子之名見於

子為姪或曰謂我姑者我謂之姪今以稱兄弟之子何也曰經傳中無稱兄弟之子

文戴記云兄弟之子猶子也世因稱兄弟之子為猶子然此說其義非稱呼也男女

雖異仍是兄弟之子故依姑稱姪猶勝於稱猶子耳南北史以下稱

朝時事也杜傳言來朝非宋盟宋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杜不免日其過

此也杜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杜往安釋

況反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

安釋文君小國事大國古本無小字正義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

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為國君是也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

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謂為國君是也

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

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杜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

恒有子禍杜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弒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

也杜魯晉屬故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

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杜君謂鄭伯安陸祭云宋之盟鄭伯不在而楚為此

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衡案或說是也此無陸祭云宋之盟鄭伯不在而楚為此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

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杜問鄭君應安釋文駟人實反子大叔

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

禮承天之休杜休福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杜憲法安

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杜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

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

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杜震下坤之頤杜震

艮上頤復上曰迷復凶杜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

六變得頤繫辭曰又言乎變者也故雖不撰著布卦亦言之其上處極位復之最晚者也而又

變為頤頤口象故有飲食之義人之所貪莫若飲食故有貪昧之象陰邪也陽正也

復以反正得名上六遠於反正杜謂欲得鄭朝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註以復其願

而棄其本杜不脩安衡案遠於反復歸無所是復歸無所是

謂迷復杜失道已遠安衡案上六無應是復歸無所也復歸無所非

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杜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十

年未能恤諸侯也杜幾近也言失道吾乃休吾民矣杜休息也言楚

安衡案恤憂也故杜轉為害

禘竈曰

安衡案禘本或從示作禘非

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

死

杜禘竈鄭大夫

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杜旅容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衛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

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

杜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

釋文壇徒丹反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

杜言壇是也阮元云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衡案壇壇古通因有據服本欲讀壇為壇者然壇以象堂避野合禮也傳又云昭其功注疏是也正義云下言草舍則此舍上本無草字石經增入非也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

壇杜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

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

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杜刑法教其不

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

德杜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杜自解也請其不足行其政

事杜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杜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

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

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杜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

舍政杜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嫫氏易內而飲

酒杜內實實物妻妾也移而居嫫家數日國遷朝焉杜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

者以告而反之杜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

盧蒲癸癸臣子之杜子之慶舍有寵妻之杜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

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杜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

余辟杜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杜

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

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

安衡案斷取一章與篇義殊故云余取所求焉 癸言王何而反

之二人皆嬖

杜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

使執寢戈而先

後之

杜寢戈親 公膳日雙雞

杜卿大夫 安衡案卿大夫出署視事

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

杜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

諸大夫怨慶氏滅其膳

安衡案竊字句盜也傳云御者知之則本與饗人不相謀

蓋虛蒲突王何之謀 子雅子尾怒

饋其汁而不喻其益怒之也傳言之者以見慶封不學無識

政法蕩然吏皆為姦肆意妄行而不知檢制之所以敗也

二子皆

慶封告盧蒲癸

杜怒告癸 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

杜欲與共謀 平仲曰

處之矣

杜言能殺而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杜子雅子尾

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家曰子之言云

杜洩謀 有盟可也子

家皆單稱其字而杜一以為慶封一以為析歸父非傳例也今案孔父華父之類皆是字則歸父亦字非名也古人名字相配杜以歸父為名故以子家為其字其誤與

杜子家析

安衡案下文謂子家速歸注子家慶封字傳例凡同名者必如氏號以別之此前後兩子

以孔父為嘉名同然則此子家亦謂慶封矣蓋析歸父既告晏平仲平仲以其事重大自往慶封之家答之傳不言之者云子家曰則平仲往其家可知也唯平仲往其家而面答之故云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若是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

杜子車齊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杜佐子 陳文

子謂桓子

杜桓子文子

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

木百車於莊

杜慶封時有此木

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杜善其不志

安顧炎武云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也惠棟云下云反陳于獄注云獄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孟子曰莊獄之間趙岐曰莊獄齊街里名衡案時無宇猶少文子恐其或羅禍故問焉而見其志無宇知慶氏必敗欲得其木明不與其難也然非自守之道故誨之曰可慎守也已傳記之者以見陳氏志大晦養以待權之移於己隱然有盧蒲癸王何卜不可測之勢非善之也顧述邵說太鑿惠以莊為里名得之

攻慶氏示子之兆

杜龜

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

註杜季慶

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註杜無字

安衡案慶封父子蓋好卜遂以此為入乃使歸慶嗣聞之

註杜嗣慶封

註杜之族

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

註杜子家慶

禍作必於嘗

註杜嘗秋 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註杜悛改

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註杜子息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

註杜戕殘壞也

註杜慶封得救難 盧蒲姜謂癸

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

註杜姜突妻

癸告之

註杜告欲殺 姜曰

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

註杜夫子謂

癸曰諾十一月乙

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

註杜臨祭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

曰誰敢者遂如公

註杜至公

註安衡案蓋時其勇

麻嬰為尸慶

隼為上獻

註杜上獻先

註安釋文隼

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

甲環公宮

註杜廟在

註安衡案諸侯三門廟

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

優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

註杜束絆

而飲酒且觀優至於

魚里

註杜魚里里名優在

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註杜樂子雅高子

鮑鮑

子尾抽桷擊扉三

註杜桷椽也扉門闔也

註安衡案博雅桷槌也子尾

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薨

註杜薨

棟

註安衡案薨覆棟瓦也桷在屋角比椽尤大故援之

以俎壺投殺人而後

死

註杜言其 遂殺慶繩麻嬰

註杜慶繩 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慶封歸

註杜言欲尊公

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

註杜言公懼

註杜室非為亂

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

註安釋文稅

武子美澤可以鑑

註杜光鑑

弗克反陳于嶽

註杜嶽里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

武子美澤可以鑑

註杜魯大

曰車甚澤人必

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

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

讓

杜讓魯受慶封

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

句餘吳子夷末朱方吳邑

安釋文句古侯反正義

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衛案吳或稱句吳先儒謂句發聲猶越稱於越釋文句古侯反讀如句則此句亦發聲餘即餘祭之餘句餘為餘祭無疑陸聚棟據史記以服說為是然未言餘祭所以稱句餘故詳之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

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梅

已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

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

杜在襄二安陸祭云一年傳齊侯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然則三子之斥逐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子之亂也傳文前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阮元云二十一年傳云公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此作買未知孰是衛案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齊侯疾病而立之牙之死三子之奔皆由崔杼背君命而立光傳原亂之

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

器用而及其邑焉

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

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

在外不得宰吾一邑

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

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

使無黜嫚

謂之福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

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

公

左傳輯釋

卷之十七

所由起故云崔氏之亂陸不能通傳意反以為前

後乖違謬甚杜注例舉本公年不言謚襄字當衍

六十邑與晏嬰

安正義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惠棟云得

以宰為益失之衡案惠說是宰主也

杜遷移

安衡案富之言幅也布帛之

杜言厚利皆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

杜致還

公致還

公致還

公致還

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意

杜釋放也

求崔杼之尸將戮之

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

杜亂治也

安衡案本或作亂臣惠棟云

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二十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晉時所出古文大誓以益之非也

崔杼其有乎不十

人不足以葬

杜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 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

大寢杜大壁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

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丁亥二十三日癸巳二十九日則十二月朔為乙未蓋未亥形粗相類因訛為亥耳戊戌為月四日如杜說則十四月間小建十二月有此理乎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

曰崔子也杜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國人猶知之皆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

行潦之蘋藻

為豈為一人行也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杜已在

伯有廷勞於黃涯不敬

杜葵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海

穆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

杜伯有不愛戮必

安衡案此以天道言之

先祖守其家

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杜言薄

行潦之蘋藻

言賤

杜薦宗

李蘭尸之敬也

杜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

神猶享之

安正義此意取采蘋之詩也彼詩采蘋于澗采藻于澆此并言行潦之

以其敬也

杜蘋藻又別言濟澤之阿者以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獨言濟者

以濟在魯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之也

衡案因其服蘭稱為李蘭頗

近戲劇蘭蓋季女之字召南之女此時猶能傳其字穆叔因以稱之耳

敬可棄

乎

杜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為豈為一人行也

杜昭伯叔仲帶 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杜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杜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杜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杜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杜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

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杜言足 子服子始學者也

遠識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

杜成伯榮

公遂行

杜從昭

宋向戌曰

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

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安衡案穆叔不知處變之道舍惠伯而從昭伯遂使公蒙親綏之辱故傳又舉向戌之言以章其失釋明年

言以書公在楚也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杜宋盟有喪甲之際不

以此廢好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杜徵

也此發告非有事宜直

安釋文徵張陵反本或作懲誤衡案徵懲通此當讀為懲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莫大焉故從其赴而書之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杜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

又踰年故發此

安衡案公在楚有親綏送葬之辱其將歸有季氏取卞之禍遂至一事以明常

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

杜無傳四

閻弒吳子餘祭

杜閻守門者

以罪季氏也傳詳序其事釋所以他皆不書而獨書於此年也然所以書之則在闕朝正故正釋之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義各有在焉讀者思之

故不

安衡案士言盜以其賤也闕賤於士固當言盜而變文言闕者義不在貴賤言盜也案傳云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闕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闕以刀弒之

此釋經所以書闕也君子不近刑人吳子明俘為闕而闕以刀弒之是其近刑人甚其見弒乃其自取故書闕以貶之耳

仲孫羯會晉荀

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杜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

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

邾人城杞

杜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吳子使札來聘

盟

杜杞復稱子

吳子使札來聘

杜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

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杜釋解也告廟

以不

楚人使公親綏

杜諸侯有遣使賜綏之禮

而綏則布幣也

杜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杜茢

安陸祭云說文梨黍穰也茢芳也又釋芳曰葦華也梨茢二字

楚人

卷之十七

弗禁既而悔之

杜禮君臨臣喪乃被殯故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杜兵死不入北郭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

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教即位

杜邾教康王子熊麇也

王子圍為令尹

杜圍康王弟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

柏之下其草不殖

杜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弑邾教起本

公還及方城李武

子取卞

杜取卞邑

使公治問

杜問公起居公治李氏屬大夫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安衡家璽書印封皮也印封皮追而與之欲使公治不知書中所言也

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

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

杜致李氏使命

及舍而後聞取

卞

杜發書乃聞之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

杜言李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安

正義多見疏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酒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惠棟云疏當為誑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接而言見誑高誘曰誑讀為誑妄之誑下云欺其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誑欲之而言叛非誑乎杜氏好改古文故

古文古義存者少矣衡家據正義其本作多見疏今本作祇者依服本改之也祇字从示从氏本或从氏作祇非見疏謂其情注疏義自通若作誑訓誑以欲之而言叛為誑是誑下人非誑公也其義反晦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

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

杜以卿服玄冕賞之

固辭強之而後

受公欲無入柴成伯賦式微乃歸

杜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杜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

而終不入焉

杜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

非德賞也

杜大夫

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

杜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

杜不書魯不

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杜印段年少官卑

子展

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

杜詩小雅豔不堅固也

啓跪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

東西南北誰敢寧處

杜謂上卿

堅事晉楚以蕃王

室也

杜言我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

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杜

傳言周衰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

刀弑之

杜言以刀明

安衡案釋經所以書閭也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

杜子皮代父

為上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

一鍾

杜在喪故以父命也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杜民亦望君為善

安衡案

鄰近也猶言傲言見善而傲之民望歸之杜以鄰為鄰國故云民亦望君為善如其說子罕不得已而為善矣叔向何以施而不德稱之哉

宋亦饑

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杜施而不德

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

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杜得掌國政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

焉其以宋升降乎

杜升降隨宋盛衰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杜治理其地脩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

伯石往

杜大叔不書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杜文子衛

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而夏肄是屏

杜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肄餘也屏城也

安衡案屏蔽也謂庇蔭之下文云其棄

下所宗故謂之周宗耳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己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

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杜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

則昏姻甚歸附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杜云猶旋旋歸之

安衡案言晉今棄諸姬而獨治外家雖昏姻之邦其誰旋歸

之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杜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

也相禮侍威儀也

安阮元云石經本有齊字後摩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此行九字案錢

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篇大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不書齊已見經文故也經不書

損一字如此衡案錢

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

說也是也今從石經

卷之十七

專

註杜專自是也

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

註安衡案問二對

曰專則速及

註杜速及禍也

修將以其力斃

註杜力盡而自斃

專則人實斃之

將及矣

註杜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祀也

註杜謝魯為祀

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註杜公將以酬賓

射者三耦

註杜二人為耦

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

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

註杜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註安阮元云廣韻云魯有仲顏莊叔是仲

當連下馬宗璉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於三家故公臣不能具三耦

晉侯使司

馬女叔侯來治祀田

註杜使魯歸前侵祀田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

曰齊也取貨

註杜

夫人平公母祀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祀田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

之

註杜

不尚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祀田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

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大悖無復君臣之禮故改之衡案十年傳知伯罵荀偃士句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謂誅之服虔說是也下文母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二句皆蒙此取字否則文義不可通杜既解取之為取貨乃解下文云母寧怪夫

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傳無怪字責字杜從何處得來以解彼文也寧取夫人叔侯探

先君之意而言之不言己欲取之言雖差激未

足以為悖也正義尚當二字誤倒姑依原文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

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

註杜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郡

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

之後也而睦於晉以祀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魯之於

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

府無虛月

註杜無月不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祀且先君

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來盟

註杜魯歸其田故來盟 書曰子賤之也 註杜賤其用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

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
何以堪之禍必及子杜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杜魯以周公故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杜此皆各依其本國曰美哉杜美其始基

之矣杜周南召南猶未也杜猶有商紂曰美哉杜美其始基

然勤而不怨矣杜未能安樂然安衛案猶紂所役故未免勤勞為之

歌邶鄘衛杜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安衛案衛初都

以前之詩為邶風及狄滅衛南渡河移都鄘部故戴公以後之詩為鄘風衛乃封國

本號其不關二都廢興者為衛風余驗諸詩始知所以分衛風為三矣說詳於毛詩

輯疏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杜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

懿公滅亡民猶杜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杜康叔

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杜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為之歌王杜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

為之歌鄭杜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杜

美其有治世之音譏杜為之歌齊杜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杜

決決弘杜表東海者其大公平乎杜大公封齊為國未可量也杜言其

復杜興杜安杜陸祭云服虔曰言其國之杜為之歌邕杜詩第十五幽周之舊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杜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

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杜為之歌秦杜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杜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杜安杜中井積德云秦國即周之舊都故其聲

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杜夏也夏聲猶言京音衛案服虔謂與諸

夏同風故曰夏聲杜注本焉然若其說衛王鄭齊皆杜為之歌魏杜詩第九魏姬

夏聲也何獨稱秦下文又云其周之舊乎履軒是也杜為之歌魏杜詩第九魏姬

滅之杜晉獻公杜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杜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

註大風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杜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

註大風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杜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

註大風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杜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

註大風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杜陸祭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

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為險難之意非字之誤也今史記本
或作儉疑後人以杜說追改惠棟云史記險作儉古文也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
易作險衡案婉順也順者曲意行事不失大直賈訓曲近是險儉通魏風葛屨序云
其君儉嗇編急汾沮如序云刺儉也園有桃李序云儉以嗇是魏俗儉嗇杜讀險為儉
也

為之歌唐

杜詩第十

唐晉詩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

何憂之遠也
杜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安王念孫云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
世之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
之遺風故名之曰唐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彼疏所引正作
遺風故知此疏為後人所改也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阮元云石經何下有其字衡
案王說是也石經
其字以意妄增耳

無主其能久乎

杜淫聲放蕩無所畏

自郛以下無譏焉

杜郛第十三

貳

杜思文武之德

為之歌小雅

杜小雅小正亦

怨而不言

杜有哀

其周德之衰乎

杜衰小

先王之遺民焉

杜謂有殷王餘

安正義服虔以為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

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

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心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今知不然者以
小雅大雅二詩相類今歌大雅云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
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為季札歌詩不應
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服說非也陸粲云服說是杜以衰為小義終不安二雅篇數
既多當時樂師或間歌其一二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說大拘葉夢得曰季札以
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者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
王克商作頌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刪
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可以告者為先後孔
子刪詩之序也今案葉氏此論似未必然錄以備考衡案服說是也而未盡焉是以
諸說紛然孔云魯為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夫大小變雅編在詩經
聖人為四術以教人豈諱為遠人歌之哉陸云樂師歌其一二札就所聞而評議之
是魯人欺季札而札亦就其一二以評騭其全乃後世躁妄之徒所為約與札之賢
而為賓主焉得有此事哉葉云孔子未刪之詩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
夫頌既以所作為先後雅何為以後所作為先也以國風準之正雅當先變雅當後
又何為先變而後正此皆不可通矣蓋葉據季札之言臆造此義以排擊舊說乃宋
人師心自用之陋習非別有所據也今案雅之有大小以體裁分之而已其正皆美
周室所以興其變皆刺其所以衰義無二致而大雅之所美大於小雅小雅之所刺
小於大雅故季札於小雅評其變於大雅評其正以互言出之而大小雅正變之義
盡見矣此古人言語文辭之常若二雅正變並論辭煩義複殆不堪讀以季札之賢
左氏之文豈為此無用之辨哉此義本易知而諸儒不能曉何也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者幽厲雖無道文
武成康之澤未斬也

為之歌大雅

杜大雅陳文王之

曰廣哉熙熙乎

杜

熙熙和 註安王念孫云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予謂熙熙即廣也周

樂聲 註語曰熙廣也重言之則曰熙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

遙遙殆哉 註安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俱歌其美者不

變雅 註安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俱歌其美者不

為之歌頌 註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哉 註杜言道 直而不倨 註杜

傲曲而不屈 註杜 邇而不偏 註杜 遠而不攜 註杜 遷而不淫 註杜

淫過 註安服虔云遷徙也文王徙鄴武王徙鎬衡案直而不 復而不厭 註杜

新 註安正義去而復反則為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 哀而不愁 註杜 樂而不荒 註杜 用而不匱 註杜 廣而不宣 註杜 施而不

費 註杜 取而不貪 註杜 處而不底 註杜 五 註杜

於留滯此雖久處 註杜 行而不流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聲和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六律以奏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相次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天籟不得言為矣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小辨篇天子學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君失音則風律必流輕重已篇吹塤篪之風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風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南音此風訓為音之證樂記八風從律而不姦亦謂八音克諧也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序 註杜 八音克諧節有度也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以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武云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衡案後儒之意多不滿於僖公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魯商然魯頌所詠上自姜嫄后稷以及周公謂之非盛德可乎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而後儒猶敢議之豈以孔子為阿於父母之國邪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而獨遺其國之頌豈亦以魯頌為溢美過飾如後儒所見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不可曉故此節之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見舞象削南籥者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義賈逵云削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義書稱籥韶司馬貞謂籥即籥也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執之竿實儼夫周正樂云舞籥謂之削其說皆未識 註杜 八風平 註杜

也下文有韶則當讀為蕭蓋同音假借耳程以南為以雅以南之南是也其為二南則二南非風之說所由起失之遠矣鼓鐘傳云南夷之樂曰南蓋文王之德先及南方南夷獻其樂故南籥為文王之樂也隱三年傳曰風有采繁采蘋二南之稱風尚矣而學者猶或惑程說可笑

曰美哉猶有憾註杜美哉美其容也文王註安陸象云有憾者蓋自觀者言之惜其未身致大平耳三分恨不及己致大平註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安之也久矣何恨之有衡

王不及制作而崩武未盡善耳而說者以未盡善亦為放伐不若禪讓皆後儒刻薄之見也說詳

於論語集說見舞大武者註杜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

舞韶濩者註杜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註杜

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註杜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情也註杜情覆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幾以加於此矣觀

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註杜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而李季知其終

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篇註安正義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數內求所歎之意故杜辨之傳遜云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他樂

不取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樂知政極其評議之當似非一時聽聞所能故臆度之以為其在吳素所涉見故能然今總讀傳文意皆似得於聞音而以意測度

之者非素知也然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能至此或左氏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多曲為之解耳衡案季札素知其言如始聞之者是小人術才者之所為

季子之賢豈肯為之哉傳駁之是也而終不能自信其說至誣左氏為附會其謬甚於杜矣古樂壞散其義不可得而聞然子貢嘗云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古之賢者皆能聞其樂而知其德何獨怪季子哉大抵後儒不能篤信好古已所不知以疑古人甚焉至誣以附會有如傳者

人材之所其出聘也通嗣君也註杜吳子餘註安馬宗璉云賈服皆以嗣君為

以日下也註杜祭嗣立註安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以上文餘祭被弒而夷未立證之可見杜謂餘祭使來通聘正義又曲為疏證非是衡案

經吳子使札來聘下正義辨吳子為餘祭其說極是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卒餘祭蓋以二十六年即位至此四年未嘗通使於上國嗣君為餘祭甚明

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註杜納歸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註杜歇盡註安衡案歇

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註杜難在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

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杜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

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杜伯有謂適衛

說蘧瑗杜蘧伯史狗杜史朝之子史鮒杜史鮒公子荊公叔發杜叔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杜戚孫

之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杜辯猶夫

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杜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

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杜言至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杜獻公

遂去之杜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杜聞義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杜言晉國之政安

言晉國終將為三家之有故不言政而言國傳尾杜將集於三家說叔向曰

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杜富必專施安正義

以惡人為良而善之衡案多良謂國多賢良兼卿大夫而言之君侈則士民不服卿

大夫良且富民皆歸心故云政將在家正義讀多為祗訓適謂平公侈而適以惡人

為良大謬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龜放其

大夫高止於北燕杜蠆子尾龜子雅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

晉報范叔也杜范叔士鞅也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杜豎高

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杜豎高

還邑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杜敬仲良敬仲也杜良猶十一月

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絳而宣撫杜晉人善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杜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

有曰世行也杜言女世安衡案行杜亦往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杜言不能久也禪諶鄭大夫

安釋文諶本亦作湛惠棟云漢書古今人表禪諶作卑湛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段玉裁云禪諶之名蓋本是堪字堪者姓也姓者行寵也故禪諶之字曰寵衡案禪諶之姓當從惠說名當從段說雖非理義所關亦考古博物之一端也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杜紓解然明日政將焉往禪諶曰善之代不

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杜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杜喪其位班

擇善而舉則世隆也杜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杜喪其精神

猶可以戾杜戾定不然將亡矣

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

君固五月甲午宋災杜曰災宋伯姬卒天王殺其弟佞夫杜第稱

王子瑕奔晉杜不言出奔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杜

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杜著酒荒淫自許入于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邠人邠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于

澶淵宋災故杜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財安衡案傳釋此經曰為宋

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如傳所言專責諸侯大夫之不信未嘗一言及宋人出會貪財則所

云尤之者尤諸侯之大夫失信非尤宋人貪財也杜謂故不書其人釋卿不書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釋向戌之并貶不知不書其人承上以起君子之論書曰云云乃釋經書法非有二義也據傳文歸宋財之謀本出於諸侯之大夫夫恤患分災同盟之義也宋人出會固其所耳經豈薄責失信之大夫而重尤出會之宋人哉向戌不書者不信雖由諸侯而身列其會不能使諸侯守其信未免同罪故亦不書耳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杜即位邾穆叔

問王子之為政何如杜王子圍杜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

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

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杜子蕩杜遠罷杜助之匿其情矣杜子圍素貴杜邾微弱

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杜駟氏子哲也杜良氏伯有也若有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悞

子哲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

至無日矣杜為此年秋良杜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

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杜使言杜安正義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不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所稱正月謂夏正月

甲子甲戌杜安焦循云甄鸞按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

盡癸未杜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且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四百四十五甲

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取一謂去四十止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

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且合二萬六千六

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交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衡案當時晉國政法紊亂役及耆耄老

人賢者為國諱之且實告之恐長上得罪而不可詐告其年故以甲子答之非故為

艱深語以困吏胥也季如伯仲叔季之季季猶末也言周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甲

子中得三分之一也故云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以正月為夏正是也夏時得天故

周雖以十一月為正其民間恒言及記時令之畫皆用夏正為其便於事也若以此

正月為周正則更增一甲子為日二萬六千七百二十日與下二首六身不合且老

上專耳釋

卷之十七

左傳卷之十七

左傳卷之十七

左傳卷之十七

人云臣生之歲言歲不言年明是夏正故知社注是也

吏走問諸朝

杜皆不知故問之

師曠曰魯叔仲

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杜在文十一年

是歲也狄伐魯叔孫

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

子七十二年矣

杜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

杜史趙晉大

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杜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

安正義二畫為首

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衡案算位一為一川為二卜為六自左右行亥字二首橫畫下之為豎畫如身置身左旁則為川是二也亥身折畫有三卜是六者三故士文伯云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杜注本精核正義謂注置字釋傳如字遂訓如為往邵陸諸人為其所誤反駁杜注皆非

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

杜文伯士

趙孟問其

縣大夫則其屬也

杜屬趙武

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

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

杜由用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

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

復陶

杜復陶主衣服之官

安正義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復陶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衡案若是主衣服之官當在君側不宜以為絳縣師參以昭十二年傳皮冠翠被豹舄皆衣外一物則復陶恐亦衣復陶與此誠臆說然推文義恐當如此

廢其輿尉

杜以役孤

安正義服虔云輿尉軍尉主發眾使民衡案淮南兵略訓曰夫論除謹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

以為絳縣師

杜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

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又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然則輿尉與軍尉別蓋輿眾也輿尉掌發眾使民故名輿尉軍中則掌廝役輜重故云無淫輿無遺輜也野六十五免役今役七十三老人故廢之

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

子曰晉未可媮也

杜媮薄

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

伯瑕士文伯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有鄭伯及其大夫盟

杜駟良爭故

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杜鄭伯夏四月己未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

左傳

卷之十七

初王僖季卒杜僖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杜括除

服見靈王單公子愆旗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杜愆旗行過王廷

字之誤也僖括入朝而愆旗遇之於廷故曰過諸廷猶論語遇諸途也若如杜注云

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廷若加一字而曰鯉趨而

過諸廷其可乎衡案括歎於廷深念其所欲為愆旗至焉而不知不與之言愆旗亦

默而過之故云過諸廷與鯉趨過廷文意自別傳文不誤但杜誤解耳御士侍御之

士謂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杜欲有此朝

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心在他矣不

殺必為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杜佞夫

時杜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杜五

括瑕廖奔晉杜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杜佞夫不知故經書安衡案羣臣枉殺無罪之母弟而王付之不問故曰罪在

知所戒因終言之故載宋災上其實天王殺佞夫在於宋

災之後非經傳有異也凡此類杜皆以赴告釋之疏矣

或叫于宋大廟杜

張儀被笞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有此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

作此聲則此聲悲戚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

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嘻嘻之上明指出一

叫字叫猶號也嘻嘻出乃號咷之聲出鄭注周禮引作誦誦即咄咄亦嗟

歎之聲省文作出耳衡案說文誦痛也蓋謂痛傷之貌引傳則作誦云可惡之辭从

言矣聲阮元云許意謂左作誦誤即誦誦之假借字也誦誦痛傷之聲則出亦必

嗟歎之聲當以禮注作誦為正杜以為火妖故訓誦

誦為熱伯姬不出而卒故讀出如字皆望文為解耳

鳥鳴于亳社杜殷如曰杜

誦誦杜皆火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杜姆女君子謂宋

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杜待入婦義事也杜義從宜也伯姬

之云義訓為宜不訓為從宜婦從宜事斯為不辭矣今案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當

而不詰字從宜即義宜也之意其說
可通然不若王讀為儀之尤直捷也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

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杜不可與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

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杜政

由一以介於大國杜介間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杜為昭八年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杜傷伯姬之遇災鄭伯有者酒為窟

室杜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杜家臣

伯有杜窟室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杜布路既

而朝杜伯有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

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杜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

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杜仲虺湯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

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杜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伯有汰

侈故不免杜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杜時謂子皙

子產曰豈為我徒杜徒黨也言不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杜安王引之云

言不知禍難所終也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定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

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衡案敝讀為周

禮大司馬火弊之弊弊定也止也敝弊古字通用字又作蔽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

那侯杜注蔽斷也斷亦定也古人未有訓敝為終者王所引適足以為敝訓定之證

而新初字義訓敝為終亦聰明自用之過也或主彊直難乃不生杜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

姑成吾所杜欲以無所安杜衡案所處所也吾所身所居也身所居即心所居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杜不

於國印段從之杜義子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

入杜子石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杜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杜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

大宮杜師之梁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杜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

左傳卷之十七

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

之瀆入杜墓門鄭安衡案名城門以墓古人雖不拘恐無此理昭五年傳叔

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是卿喪之外不敢自正門出別開一門以出之因名墓門耳伯有自其瀆入經所以不書復入也因馬師頡

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杜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之子子哲皆召子產杜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

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杜斗城鄭子

駟氏欲攻子產安衡案子駟死已久其子孫以字為氏上文子哲以駟氏之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杜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

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杜

安衡案未入國故不言出

子上駟帶也沈珪於河安釋文與子上用兩珪質于河質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

為信也酸棗陳留縣註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一句也王引之云用

上盟字蓋衍文用兩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曲禮曰約

信曰誓泣牲曰盟衡案既與子上盟不須復用兩珪質于河釋文本無盟字是也質

質諸河神也讀如字是也使公孫盱入盟大夫己已復歸杜游吉書曰鄭人殺

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杜既出位絕非於子蟜之卒也杜子蟜公孫

為患者以其嘗為卿故原其罪所由而書之稱註書而仍書之者其能入

久以殺罪伯有也傳不言者既屢釋之可知也註於子蟜之卒也杜子蟜公孫

將葬公孫揮與禪竈晨會事焉杜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

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杜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

降婁中而日杜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安正義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王

中季夏旦奎中月令季夏為周之八月杜當註引之云劉說是也月令仲夏日危

指降婁也歲星註歲不及此次也已杜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

口杜姬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安正義釋天云姬訾之口營室

註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安正義釋天云姬訾之口營室

十二而一終註歲不及此次也已杜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

為姬營二十八年傳稱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二十八年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姬營三年始移一次是歲星住在玄枵二年也其明年乃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杜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

杜羽頡馬師頡任晉雞澤之會杜在三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

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杜

宋盟約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杜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

馬為掩而取其室杜為掩二十五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杜無宇

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

司馬令尹之偏杜偏佐而王之四體也杜俱股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杜為昭十三年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

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杜佗北宮鄭罕虎杜虎子及小

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

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

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杜寵謂安衛案寵謂為卿擢居卿

不書為卿之寵棄矣如杜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杜詩大

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杜族人人皆有何寵之有杜族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杜詩

也言當善慎舉杜止無載行詐偽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杜傳云

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

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

安衛案既而無歸於宋紀事之文故不書其人傳自為文以起下文君子之言耳

宋財是宋災故乃其本謀也既而無歸於宋故傳書其本謀而釋之曰尤之

也尤之也者尤諸侯大夫失信非尤向戌貪財也杜注謬甚說又見於經

魯大夫諱之也杜向戌既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賤君子

鄭子皮授子產政杜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杜偏近族

杜以子產賢故讓之

杜以子產賢故讓之

杜以子產賢故讓之

大寵多不可為也杜治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杜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杜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

伯石賂與之邑杜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

焉杜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杜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

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杜言成猶在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杜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杜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

違也而相從也杜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杜鄭國史書曰

安定國家必大焉先杜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安衡案孟子亦曰不獲罪於姑先

安大以待其所歸杜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杜卒終伯

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杜請大史更命已復

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杜惡其虛飾

使次已位杜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杜國都及邊鄙車服上

下有服杜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杜封疆也洫溝也安衡案五溝五塗井田法

據此文當時鄭國井田之法已壞子產復之耳深四尺廣四尺曰杜盧井有伍杜

盧舍也九夫為安衡案盧中田之盧也云盧井有伍則井田之伍也若是邑中之

井使五家相保杜伍不當言井蓋五家相保邑中之伍也五井相保井田之伍也

故云盧井有伍周禮無此法春秋之時風俗漸漓子產杜大人之忠儉者杜謂

初意制之以防民偽耳下文云取我田疇而伍之是也杜而斃路之杜豐卷將祭請田焉

弗許杜田獵也曰唯君用鮮杜鮮野眾給而已杜眾臣祭以安陸祭

十二年注新殺曰鮮衡案大夫祭以少牢少牢亦新殺而傳云唯君用鮮則少牢之

外別有新殺故云鮮野獸不然杜豈不知鮮之為新殺哉陸不知杜意而妄駁之非

也然杜云以芻豢為足則失之鮮與腊對給從有無之辭子產之意蓋謂祭

貴多品然眾臣之祭有腊則用之無腊則止用少牢不得新殺薦野獸也杜子張

怒杜豐卷退而徵役杜召兵欲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

豐卷奔晉子產謂其田里杜請於公安衡案里三年而復之反

左傳集解 卷之十七 杜

其田里及其入焉杜田里所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杜褚畜也奢侈者安陸祭云褚衣之蒙也成二年傳曰實之褚中以

塵人注預藏釋文云預本作貯又作褚阮元云呂覽樂成篇褚之作貯之元應書引

同衡案褚其物也畜藏其義也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先是章服奢僭故畏而

畜藏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杜並畔安衡案麻田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杜殖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杜嗣續也傳言

安阮元云呂覽樂成而死作若死李善東都賦注潘安仁關中詩注褚淵碑文注引並作若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公不居先

安所樂失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杜不書葬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

滕子來會葬杜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

君密州杜不稱弑者主安段玉裁云買朱鉏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

人弑其君買朱鉏凡傳言書曰者直舉經文無所改竄與一地兩

名經傳各舉其一者自別則此經亦必作買朱鉏矣段說是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杜澶淵見孟孝伯語之曰

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杜偷苟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杜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

盈五杜王引之云諄諄耗亂也昭元年傳諄諄所謂老將知而毫及之者其趙孟之

雅詭詭亂也釋文詭詭之閏之純二反或作諄音同楚辭九章中閏替之

怵怵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若趙孟

死為政者其韓子乎杜韓子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杜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

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

將安用樹安衡案本或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

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杜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

又與季孫語晉故

杜與如

孟孫言

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

杜在昭元年

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

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杜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

齊子尾害問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

州

杜陽州

我問師故

杜齊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

安顧炎武云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

丘嬰以說于我師注魯以師往預解彼師非釋此傳師字也杜注不誤顧誤解耳

夏五月子尾殺問丘嬰以說于

我師

杜言伐魯者嬰所為也

亡僕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

杜四子

出羣公子

杜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

杜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

穆叔曰

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杜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君欲楚也夫故

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

帶竊其拱璧

杜拱璧公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

罪

杜得罪謂魯人薄之故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杜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

杜過哀毀瘠以致滅性

己亥孟孝伯卒

杜

終穆叔言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裊

杜齊諡裊昭公名

穆叔不欲曰大

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杜立庶子則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

古之道也

杜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

非適子何必姊之子

杜言子野非適嗣且是

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

惠若累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

衽如故衰

杜言其嬉戲無度

安釋文衰本又作縗亦作縗同阮元云衽假借字也縗俗字也

於是昭公

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杜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

杜情不敬也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

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

杜有死兆

能無從乎

杜為昭

三年滕

安衛案死所謂殯宮言其兆見於殯宮矣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

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

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杜充滿

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杜館舍高其閉閤杜閤門

安其閉閤杜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王引之云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爾雅云所以

其閉閤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王引之云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爾雅云所以

止扉謂之閤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板也左傳曰高其閉閤案作閤者左傳原文也作閤者傳

師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傳云高其閉閤厚其墻垣閤與

之失何得襲謬承謬而以不誤者為誤乎近世通儒若惠氏定宇段氏若齊皆舍元

晉以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衛案在存也謂存問之厚其墻垣以無

憂客使杜無令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

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

杜葺覆

安釋文葺謂以草覆牆李涪云繕完

文子輒究其義是繕葺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

比彼王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繩之下文無觀臺樹豈非三字

重疊邪況此篇因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字則無謂矣王引

之云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草覆

耳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杜請問毀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杜介問誅求無時杜誅責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杜隨時來逢執事之不問而未

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

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杜薦陳猶安陸祭云薦進陳設也

陳謂進設之於庭即所謂庭實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

之罪安衛案濕本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杜僑子產名文宮室卑

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脩司空以時

或作溼非

注

注

平易道路

杜易治也

巧人以時填館宮室

杜巧人塗者

安釋文填莫歷反

諸侯賓至甸設庭燎

杜庭燎設火於庭

安衡案甸甸師也亦謂之甸人周禮甸師職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甸師

有伐

杜代客

巾車脂轄

杜巾車主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

杜有所

賓從

杜瞻視

當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杜展陳也謂羣官各

公不留賓而無廢事

杜瞻視

憂樂同之事則巡之

杜巡行

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

杜言見遇如此寧當復

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

杜銅鞮晉

而諸侯舍於隸人

杜舍如隸

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杜門庭之內

牆垣

杜安衡案言門卑小不容車而又有牆垣不可踰越故不得不壞垣而納車也

以致晉人之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

杜厲猶災也言

官司救所謂天患彼疏云水旱之災疾病之害是也不戒言不為戒備阮元云石經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夫厲作天厲毛詁父六經正誤云天厲不戒注疏及

臨川本作天地之天興國本監本作天闕之天案杜氏注云厲猶災也言水潦無時

據此義則當作天地之天然經有言厲疫天殺則天厲亦不為非陳樹華云毛氏未

見石經故不能遽定哀元年

傳云天有當厲更是一證

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杜問晉命已

魯喪亦敝邑之憂也

杜言鄭與魯亦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

杜反命於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

杜羸受

趙文子曰信

杜羸受

王注皆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倅顧焄云案羸露也謂以隸人垣露處諸侯

即上文所謂暴露也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二訓本

互通衡案徧檢古籍未有訓羸為露者杜既訓露為羸此當訓羸為露而今訓受者

羸本無露義昭元年傳注今本作露羸也露羸皆訓疲非暴露之義也倅說安甚今

案羸盈同音訓羸為盈其義自通君行師從而舍之於隸人之垣車馬從者盈溢於

垣內故云羸諸侯凡器受物則滿滿者受之極也故賈服以下轉盈為受不可易已

杜信如子

杜羸受

杜行去

杜羸受

杜產言

杜羸受

杜行去

杜羸受

杜行去

杜羸受

杜行去

杜羸受

杜行去

杜羸受

杜行去

杜羸受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註社禮加

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註安

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

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註社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

其知之矣註社謂詩人知鄭子皮使印段

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註社得事大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註社犁

既立展輿註社立以為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

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註社展輿立去疾奔齊齊出

也註社母齊展輿吳出也註社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註社

言罪之在也註社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杜焦循云買為密聲

緩聲衡案傳云書曰則直舉經文彼玉裁謂左氏經作買朱鉏是也杜以經傳異文

以買朱鉏為密州之字不知左氏之例言書曰則皆舉經文未有經傳異文而言書

曰者也且經例稱國人君無道也死者稱字無罪也買朱鉏果密州之字書莒人弒

其君買朱鉏褒貶雜出其義將安處不思甚矣又案展輿弒其父經書曰莒人弒其

君買朱鉏若弒之者無罪然故左氏詳釋之曰犁比公虐國人患之是無道於其民

也又曰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若國人不患莒子展輿雖怨見廢亦不能弒之

夫天之立君以牧民也今不敬而虐之是背天也背天者罪莫大焉故傳斷之曰言

罪之在也是推本究源之言非謂弒父者無罪也孟子深得春秋之意故亦曰民為

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苟不通此註社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註社狐庸巫臣之子

義春秋有不可得而解者焉註社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註社

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註社

今嗣君乎註社嗣君謂註社安衡案未又作昧通或註社甚德而度德不失民註社

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註社

雖有國不立註社言其三兄雖欲傳註社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

民歸註社度不失事註社審事註社衡案循度而行故不失註社民親而事有序

德註社民歸註社度不失事註社審事註社衡案循度而行故不失註社民親而事有序

雖有國不立註社言其三兄雖欲傳註社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

民歸註社度不失事註社審事註社衡案循度而行故不失註社民親而事有序

如楚

杜文子北宮佗

宋之盟故也

杜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過鄭即段廷勞于

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

杜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

文子入聘

杜報印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杜逆文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

以濯

杜詩大雅濯以水濯手

安衛侯鄭箋逝猶去也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鄭逝訓去以訓用是也去者使熱去手也用濯者數用水濯手也如此

則熱不能傷手即所云逝也

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

此以上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

杜其貌美

安惠棟云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蓋本左傳乃云子大美秀連言文乃其才故以而字隔之此序四人各舉其能善決即能斷乃馮簡子之能非子大叔之才美秀訛為善決耳傳文不誤

四國之為

杜知諸侯所欲為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

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於野則獲

杜謀所

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故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

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

所謂有禮也

杜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安衛侯言子產所為如此是以事皆合禮故文子稱之為有禮也鄭人

游于鄉校

杜鄉校

以論執政

杜論其得失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

何

杜意入於中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

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

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杜怨善則

不聞作威以防怨

杜欲

鄉校即作威

豈不遽止然猶防川

杜遽畏懼也

安陸祭云漢賈誼云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

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杜道通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註杜以為己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

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

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註杜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欲

使尹何為邑註杜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可知否註杜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

愛之不吾叛也註杜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註杜夫謂尹何

安正義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註杜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註杜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

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註杜製裁

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註杜言官邑之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註杜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敵吾聞君子

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

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註杜慢易也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註杜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

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

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註杜言傳

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

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註杜言語瞻視

明年傳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字恐非王念孫云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文威儀而

行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行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瞻視言動上擬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明言令尹無威儀則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義曰言令尹之儀已是國君之容矣服虔云云案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衍威字而各本皆沿其誤羣書治要有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衡案王說是也據正義似君亦當作以君今本作似君者從定本也正義中似以本多互譌今從之雖獲其志不

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杜詩邶風棣棣詩富而閑也選

數安阮元云間即嫺字之假借說文嫺雅也衡案嫺也註習也毛傳棣棣富而間習也選算通故杜訓數言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詩大雅攸攝

所也攝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杜詩逸義差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杜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註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

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

而降為臣杜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註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

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

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左傳輯釋卷十七終

